

XINHAIHONGFAN

中原农民出版社

心海红帆

康丽 著

许多消失的岁月
响起久远的回音
我醒着的心
看到生命的预兆



目
录

自序	(1)
第一辑 内心深处的河流		
我内心有着这样的河流	(13)
驶向深海的水手	(15)
我就要赶到那个地方	(16)
忧伤·神秘的模样	(18)
我拥有黑宝石的光辉	(20)
诗篇·我醒着	(21)
我看到山的目光	(23)
停泊	(25)
美丽的回顾	(27)
花雨下跳动的灵魂	(29)
别惊动我的梦	(30)
月光下的微笑	(31)
今晚,我为你歌唱	(33)
相遇在陌生的花径	(34)
内心纯粹	(35)
雾	(37)
童年	(38)
爱的烛光	(40)
草蜢	(42)
梦海	(44)
回水	(46)
诱惑	(47)

第二辑 追赶正在走的风

正在走的风	(51)
走向立交桥	(53)
遗忘曲线	(55)
花岗岩的裂缝	(57)
汗水滴落的声音	(59)
万里平原	(61)
风行天上	(63)
沉石的发现	(64)
种子的梦	(65)
只要我们还在走	(67)
彷徨	(69)
轻松的心情	(71)
四月的信鸽	(72)
在列车上	(74)
异乡人	(75)
青果的启示	(77)
生活的漩涡	(79)
沉浮	(81)
凄艳	(82)
哑歌	(83)
让我与你诀别	(84)
独身周末	(86)
湘西,我的诗眼(组诗)	(88)

函关古道	(94)
紫气东来	(95)
窑洞遗址	(96)
茱萸峰	(98)
温盘峪	(100)
小寨沟	(102)

第三辑 灵魂的漂泊

走失的女人	(107)
被焚的秘密图纸	(109)
荒堡	(110)
低矮的家屋	(112)
家燕的启示	(114)
人生之旅	(116)
泊在宁静	(118)
感受孤独	(120)
涉险与磨砺	(122)
落叶	(123)
古陶罐	(125)
走出陌生	(127)
漂泊的叶子	(129)

第四辑 人类智慧的烛光

与神共舞(组诗)	(133)
1、魅力	(133)
2、酣醉的女神	(135)

3、狩猎女神	(137)
4、人世风情	(139)
5、穿过沼泽地	(141)
6、温馨	(143)
7、西风之神	(144)
8、海神	(146)
9、让我缄默	(148)
10、紫色裙裾	(150)
女驯兽师	(152)
今年好大雪	(154)
桐花的祝福	(157)
后记	康丽(161)

自序

常常我们为生计和繁杂的事物推动着，被迫走向辉煌，或者走向无奈。

我们很少注意自己的本体、注意自己的内心世界，好像只有在黑夜来临的时候，在闭目瞑思之时，黑暗确实就是我们本质所特有的要素。不！我要在这本书里告诉你，人的物质生命之外还有一个精神生命，它隐藏在灵魂深处，在我们的无意识之中，虽然我们不能睹见它的光源，但是，它却是一轮不断地放射出光芒的精神太阳，照耀着我们的黑暗。

它以它的精神之光启发那些意象，我们的诗就从这些意象中产生。

诗人在精神生命中有他自己的海洋。

诗人在辉煌和无奈的矛盾中，他心中的期望部分日日夜夜都充满着幻觉和幻想，他的精神生命十分强大，他在阳光下方很远的地方，越过那种壅塞的概念和批评，并且在人们沉睡中听到了事物断断续续跳出的那些秘语和奥秘话。这时，在智性之光照耀下所激起的想象的洪水就决出了堤岸，这不是那种轻浮感情的无止境流泻，而是诗人的责任，是答应将人们带回到那个靠近精神生命的中心地带的隐蔽处，是一个朝向自身的世界。因为诗事实上是自身的一个目的和绝对。

诗人的精神生命以及他创造的幻觉和幻想是有层次的。诗人身上存在的痴迷和疯狂不是病理的，而是现实事物的积累之后进入的无意识状态，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精神现象。

由肉体、本能、情结、被压抑的想象和愿望、创伤性回忆所构成的一个紧密的或独立存在物力论整体的前意识，是人的精神生命的低级部分，这种积累或前意识，几乎每个人都存在着，它可能长期被珍藏在灵魂中，虽然永远也不会被忘记，它在你的生命海洋中汹涌着、澎湃着，一次次酝酿成创作冲动，这种诗人的灵感一次次走近你，但它并不被人们所意识，人们或无暇顾及或准备不足，当他们拥有诗人的灵感时，许多人事实际上在自身压抑或扼杀了它。

诗人通过他对事物世界的认识的反映中感觉到自己，他在精神生命中沉思，他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他在诗性灵感之夜获得了它们最初的源泉，开始走向一个创造性的完整，即带领人们走向了精神生命的高品级领域，使人们步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使我们有可能与真接触。这就是诗人对主观的成功把握，或者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联系。从而，给那些辉煌与无奈的人们提供一个并不存在的、美妙而神秘的海洋，好让那些只顾匆匆赶路的人们，有一个栖息的领地，或者在巨大的黑夜和空虚中建立自己的海市蜃楼。

我的诗，是这个巨大海洋中的一片红帆。我将所观察到的智性事物以及它们的含义展现在这里：

夜 穿着黑暗的衣裳
波动的大魔
在天涯 深邃的缎面上

连接大海的思绪一起呼响

海风拂去封存在时间上的尘埃
积淀太久的日子
满盛生命的航船
顶着历史的逆水
朝我开来
疲惫的命运和昏昏欲睡的情绪
被桅杆上闪烁的火光点燃

许多消失的岁月
响起久远的回音
我醒着的心
看到生命的预兆

诗人的基本需要是创造。他不具体地描绘客观世界，那是摄影家的事。因而，我展示的是一种精神世界，那些所要表现的“思想”是经过沉思了的。它们既是主观，又是客观，它们在诗中幻化成各种意象，在我的心海上飞动，时而显明，时而模糊，我必须快速抓住这些稍纵即逝的复杂现象，并将它们记录下来。

表现这种精神生命的作品，收集在《心海红帆》的第一辑中。

这些创作表现了精神生命的两个阶段：一是收缩，即生命的静止状态。生命中的全部力量犹如大队人马，在宁静中聚焦在一起，处于一种休眠的活动状态，每时每刻都在期待那个即

将到来的喘息——生命运程中的机遇。

我在《泊在宁静》一诗中这样表现生命的静止状态：

人生最难得的是逆境
生命的小舟泊在宁静
依着树的枝桠或蘸月光
静静地读古
.....

我们必须学会在风中行走
学会在喧闹中
拓出自己的宁静
一块小的净洁的空间
安放激动的魂灵

在《停泊》一诗中，我的创作进入了精神生命中高品级的沉思领地。我不知道一个思想者在海边独坐时会想什么，但他这种沉思的状态却给我无限联想，而这对于诗人已经足够了。于是，我写道：

阴雾消散之后
心的航船靠岸
泊在这段时间
高远的天空下
心海上疲惫的皱纹
被平稳的空白熨着

表现精神生命的第二阶段是扩张，即生命的运动状态。通过意象传达诗中的内在旋律，表现诗的结构、形式内看不见的活动的生命的巨大力量。

“我内心有着这样的河流”、“驶向深海的水手”、“我就要赶到那个地方”、“我看到山的目光”等，就是表现人本体内部的活动的世界。

我就要赶到那个地方
竞逐的旗帜迎风招展
敲打着飞扬的琴弦
我看到飞跑的腿
被风鼓起的羽毛
也看到因炽热而燃烧的
心的双翅永恒而美丽
在浩渺的天空飞翔

作为虚幻世界的反映，诗人不是哲学家，不是立法者，他所表现的只是与美有关，只是通过海市蜃楼上空的彩虹，把主观和客观相联系。这是基于诗与现实所保持的距离。

任何人，特别是诗人，他不可能离开他存在的时代，他不能无视社会的激流。但诗人又必须超出他的时代，这决非指与世隔绝的状态。诗人必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一切变迁和骚动都保持开放和吸收，时代的一切烦恼和追求，都可以进入诗人的灵魂，并受到创造性支配。我在“灵魂的漂泊”这一辑中作了这样的探索。

客观现实生活中，人们向往美满，追求更高的享受和刺

激，农村人涌向城市，小城市的人涌向大城市，大城市的人涌向开放城市，开放城市的人纷纷飞往发达国家。他们离开母土寻找什么？事实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是人本质上的漂泊情绪。这种人口流动既是客观的流动，又是主观的精神流动。我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也许这是大自然的造化/也许这是人类必须遵循的程序/这种告别母体的漂泊和归落成/为当今土地的时髦”。

“正在走的风”这组诗，反映了时代的生活。我没有罗列时代的现象和问题，也不会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我所描绘的是：面对时代的飓风，人本体生命所持的态度和生命中的激情。

我比较喜欢《走失的女人》这首诗。它写于纪念诺曼底登陆 50 周年前夕。在这之前，我看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书，其中一个真实动人的故事一直感动着我：一个女情报员为了盟军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她却受到了十分不公平的待遇。这使我联想到许多生命受到的不公平，尤其是女性。她们的付出和所得极为不成比例，这种反差搅动着我的愤然，我的忧伤长达数年在胸中郁结。当我在创作意境中写完她们的遭遇之后，我流着泪写着：

今天，乘坐在绿荫下的人们
你们不要用语言
要用砂石和泥泞
将我裹住和掩埋

烈士的鲜血已经流尽，今天享受着胜利果实的人们不但

不抚慰忠魂，反而恶语相向，因此，烈士说：你们不要再评说了，我不需要你们评论功过，你们能否用最廉价的砂石和泥泞，将我裸露的尸体“裹住和掩埋”。这是一种多么悲怆的人生啊，只有女性才有这样的忍耐和宽容，我为她们无私的牺牲精神扼腕叹息，作为女性，我为这种巨大的奉献而崇高。她的灵魂在我们人类之上，她与神同在。因此，我称这种伟大的女性为“走失的女人”，意谓她不在我们生存的地面。

诗与画是一家。它们都是展示内心复杂多变的情感和生命运动的。绘画本来拥有表现精神性的一面，借助名画家创造性的线条，展开我们的诗性直觉，将画家的笔伸向他们达不到的地方，表达他们无法表达的涵义。在创作这组诗时，我明显地感到：画家的主观感觉和诗人的诗性直觉在无意识的精神领域时时相撞，它们优美的画面和富于旋律的心灵，形成了流畅和谐的氛围，我因此给这组诗起名“与神共舞”。

在一部分山水诗和即兴诗中，我试图将主观的感受同美的客观实在相结合，或者表现人的深层内涵。由于功力不足，仅作为尝试，还有待我今后努力。

在表现手法上，我更多地运用隐喻性意象。为的是扩大语言的张力和诗性的厚度。如“深海”，原意上的“深海”，指隐意上深不可测的事物、深层的感情等多种含义。再如“水手”，亦指人内在的力量、智慧和能力等等。

在运用隐喻性意象上，我使用的是直觉性方法。通过既是想象又是情感的直觉推进，从而揭示精神生命中的神秘内涵。这样的意象就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也许，它们离开我，到了读者的心海，你们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又会变成另一种意象，和我想象的完全背驰。这些都无所谓，只要诗人的

智性之光照耀在这些意象上面，它们便可能转变为他的真正的诗性意象或者直接启发性意象。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毕竟，我为你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一个拥有精神生命的人是幸福美满的。一个伟大的哲人说过：“一系列意象主义的诗歌就是一系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诗的片断的光辉有时比整体还出色，它独特的预言式的谶言给整个人生增加动力和辉煌。但丁在 700 多年以前，在《神曲》中所创造的三层境界，使我们现在人的思想还伫立在那里，我们从他那里，从贝亚德光彩照人的形象中汲取了多少营养，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托马斯哲学认为：凡事都是先有本质存在的感性存在，而后才有行动。以精神产品身份出现的诗，更接近于创造性本源——一种显现在非概念性感情直觉夜空里的直接表示诗人主观意识的意义。诗歌在自身当中，通过第一阶段的收缩和第二阶段的运动，这种对事物的洞察和沉果的结果，表明自己超越了自身。

这种超越是智性的表征。表示诗人对主观和客观的把握。他熟悉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并关注它们、同情它们。诗人行走在一切事物之上，他以俯视人类的目光，在纷繁的现实冲突中寻觅事物的真谛，并将这些真谛融汇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是有关神性和人性的总结。这样的人生对现实能有什么困惑呢？

一个拥有精神生命的人是年轻的。在自成一体的精神领域，诗人处于纯洁、原始和自然的状态，天真无邪和诚实无欺的状态，它通过诗性意义的媒介，将精神生命变成作品。这时诗人拥有他的“第四空间”，一个既无宽度、高度也无深度的独

特透视或智性观察的空间，他的生命如同进入太空，他现实的生命虽然停留在地面。正如俗话说的“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天真”一样，他的生命走向“返朴归真”、“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境界，他的智性也趋向“大智若愚”。正像诗人苏金伞一样，他在 80 多岁的高龄仍能写出爱情诗，而且写得那么深沉、那么美妙！

对于这一切，都归功于诗，归功于诗人的创造性体验。诗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广袤的天地，我们的精神生命通过感情的直觉性认识，进入作品的超然无轨的海面，起码我本人已经享受到了这种创作自由的极大愉悦。如果有人对这种奥秘无穷的精神生命还心存疑虑，我的诗会告诉他：放心吧，只要你对生命留意和体验，你在自己内心的洋面上，一定会看到那片红帆！



第一辑

内心深处的河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